

SHIYAN YONGHENG

睽违七年，承《誓言无声》，
谍战二部曲，大幕拉开——

誓言永恒

易丹 钱滨 著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

更多精彩 更多内幕揭秘 同名剧集 央视热播

折

言
永恒

AN YONGHENG

易丹 钱滨 著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誓言永恒/易丹, 钱滨著.—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9.6
ISBN 978-7-220-07879-8

I. 誓… II. ①易…②钱…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85689号

誓言永恒

SHIYAN YONGHENG

易丹 钱滨 著

特约编辑
责任编辑
封面创意
封面设计
技术设计
责任校对
责任印制

杨 海
章 涛
易承桃
王一轲
戴雨虹
叶 勇
丁 青 李 进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成都市槐树街2号)
四川人民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scpph.com>

<http://www.booksss.com.cn>

E-mail: scrmcbsf@mail.sc.cninfo.net

发行部业务电话

(028) 8625945986259455

防盗版举报电话

(028) 86259524

照 排

四川上翔数字制印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mm × 240mm

印 张

21.75

插 页

3

字 数

350千

版 次

2009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0-07879-8

定 价

29.5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8) 86259624

主要人物

- 许子风（男） 总部反间谍局专家
- 朱学峰（男） 总部驻香港反间谍人员
- 蓝美琴（女） 总部驻香港反间谍人员
- 董正豪（男） 香港黑帮头目
- 骆 战（男） 总部反间谍局工作人员
- 张小凡（女） 朱学峰之妻，医生
- 魏局长（男） 总部反间谍局局长
- 罗克己（男） 台湾 102 情报机关副主任
- 罗建成（男） 罗克己之子，台湾 101 情报机关香港站站长
- 杜仙萍（女） 总部反间谍局工作人员
- 赵 冰（女） 总部反间谍局工作人员
- 黄弘明（男） 台湾 102 情报机关主任
- 周福林（男） 台湾 102 情报机关人员
- 万华年（男） 省公安厅四处副处长
- 许婉云（女） 许子风之女，成都机场清洁工
- 毕主任（男） 台湾 101 情报机关主任
- 乔孚山（男） 在押特务
- 秦志东（男） 台湾 101 情报机关特务
- 张小伟（男） 张小凡之弟，铁路设计院技术员
- 陈君义（男） 省文史档案馆馆员
- 杨 恩（男） 台湾 102 情报机关特务
- 石忠富（男） 国防军工企业 749 厂机要通信员
- 方 舟（男） 文化馆科普作家
- 田桂馨（女） 总部驻香港反间谍人员

第一章

1

1960年代中期的一个夏天，福州烈日炎炎。省公安厅大楼外宽阔的水泥地上升腾着袅袅热浪，无声无息，寂静异常。

一辆吉普车飞驰而至，在大楼下高高的阶梯前停下来，车轮和炽热的地面强烈摩擦，发出尖利的声响。车还没有停稳，两个公安厅的干部已经走出大楼，走下阶梯迎上去。许子风从车上下来，快步走上高高的阶梯。他在阶梯上迎住了那两个公安干部，在双方礼节性握手的同时，许子风并没有停下脚步的意思。两个干部转身跟着他快步拾阶而上。

许子风头也不回地问道：“那东西在哪儿？”

其中一名干部回答道：“在技术处！”

许子风跟着公安干部沿着公安厅大楼长长的过道匆匆走向技术处。

一个干部同时简短汇报着：“这架侦察机还是台湾 102 特务机关的 P3A 型，今天凌晨被击落。我们立即到了现场，看见机上的摄影装置基本完好，就带回来了。”

许子风只是“嗯”了一声。

那个人继续说：“厅里技术处的人忙半天了，估计差不多快拆开了。”

许子风一怔：“拆开？”

那个干部：“我们想取出里面的胶片盒。”

许子风狠狠瞪了他一眼：“胡闹！”说着，他小跑起来。

公安厅技术处的办公室里，四五个在警服外面穿着白大褂的技术人员围在房间中央宽大的工作台边。工作台上放着一个从飞机残骸里寻找出来的高空摄影装置，体积很大，被破损和烟雾熏黑的金属外罩包裹着。透过外罩的破损处，可以隐约看见里面的一些摄影机部件。那些技术人员正在拆开它的外罩，但由于破损变形，拆卸很困难。

工作台上，对于摄影装置的拆卸有了进展，有一半的外罩已经揭开，但最后的连接处

由于损伤变形，一个技术人员干脆挥动榔头，试图用力将其砸开。在“咣咣”的金属敲击声中，许子风和那两个干部破门而入，看见这里的情形，三个人几乎同时大声制止。此时，随着榔头的最后一击，外罩终于脱落了。就在那些人刚松了口气的时候，一股黑色的淡淡烟雾从摄影装置里飘了出来。许子风一看，急忙冲到了工作台前。从装置里冒出的黑色烟雾，在人们疑惑地注视下无声无息地飘散着。

许子风：“完了。里面的自毁装置被启动了。快离开这儿！”

话音未落，黑色的烟雾突然变得浓烈起来，在房间里弥漫。

那些技术人员有些懵了。

许子风大声喊道：“快走啊！”

那些人这才如梦方醒地朝门外奔去。

这时候，工作台上的摄影装置爆炸了。落在最后刚刚跑到门口的许子风，被爆炸的巨大气浪猛地腾空掀起。爆炸后的浓烟和在空中飘落的破碎纸片遮盖了一切……

2

香港的一家咖啡厅。坐在里面的朱学峰隔着玻璃，朝窗外看了一眼。外面的街道很窄，也很安静。

朱学峰从窗外收回了目光，看着对面来自台湾的林参谋。林参谋三十岁左右，虽然没穿军装，但军人的气质还是难以遮掩。刘天时坐在旁边的另一张桌子前，从那里可以很好地观察门口附近的情况，却听不见朱学峰和林参谋的谈话。

林参谋：“就在我来香港之前，又一架 P3A 侦察机在福建上空被你们打下来了。”

朱学峰笑了笑：“你提供的那些情报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林参谋：“不值一提。”

朱学峰看一眼那边的刘天时，说：“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他在带我来见你的路上，对你提供情报的动机表示不解。”

林参谋笑了：“因为我不要钱？”

朱学峰不动声色地观察他，随即换了话题：“这几个月里，连续几架侦察机被击落，这应该会让 102 机关有所警觉的。”

林参谋：“他们已经在怀疑内部有情报泄露。不过他们抓不住我的把柄。”

朱学峰：“接下去你有什么打算？”

林参谋的回答很干脆：“我会继续给你们提供侦察机进入大陆的详细情报。”

朱学峰诚恳地说：“从我的角度来说，这样当然好。不过我担心你的安全。”

林参谋笑了：“你担心我不够专业是吧？”

朱学峰严肃地看着他：“我们需要你的情报，但不会为了得到它不顾你的安全。你已经干得相当不错了。我建议你尽快公开投诚到大陆去。”

林参谋：“我很感谢你把我当成朋友，不过我觉得还能再为你们多做点儿事情。至于投

奔大陆的时机，我会自己把握的。”

话已至此，朱学峰不再多说什么。

林参谋：“说到投奔大陆，这也是我要见你的原因。”

朱学峰没说话。

林参谋看着朱学峰：“不是我，是一个绝对可靠的朋友，P3A 侦察机的机长，叫周胜利。”

朱学峰：“他想过来？”

林参谋：“利用执行侦察任务的机会，驾机投诚。”

朱学峰摇头：“策划这样复杂的行动风险太大。”

林参谋仍然一脸自信：“计划非常周密，你们不用担心。我只是想向你了解大陆方面对待驾机投诚人员的政策，据说是要奖励黄金的？”

说到这儿，林参谋笑了一下。朱学峰依然一脸严肃地看着他。

结束谈话后，他们离开了那家咖啡厅。刘天时开车，朱学峰则坐在后排的座位上。

刘天时抬眼看看车内的后视镜，问道：“和姓林的生意谈得怎么样？”

朱学峰从镜子里看他一眼，没有理睬。

刘天时知趣地笑了一下，然后说：“朱老板，你该付我一笔酬金了吧？”

朱学峰：“少不了你的。”

刘天时：“什么时候？”

朱学峰：“等等吧，我最近手里有点儿紧。”

刘天时再次抬头看看：“朱老板开玩笑？”

朱学峰：“我像在开玩笑吗？”

汽车从街道旁的一家叫做“敦拓”的牙科诊所前经过，朱学峰不动声色地看了看。这是繁乱的街道上一家很小的私人诊所，非常普通，夹在周围的大小店铺之间，很容易被人忽视了。

车内的刘天时再次问道：“听说前一阵你和我们董老板合伙做几笔生意，结果赔了钱？”

朱学峰：“你这人废话太多。”

刘天时笑笑：“也许朱老板因此伤了元气，连我这儿的一点儿小钱都付不起了？”

朱学峰不耐烦地说：“你要真好奇心，倒是该去问问你的董老板。”

刘天时：“那会要我命的。”

汽车转弯，离开了敦拓牙科诊所的那条街道。

朱学峰突然说：“停车！”

刘天时靠边停下来。

朱学峰下车，走到前面拉开车门：“你下来。”

刘天时有些不解地下车。

朱学峰坐进驾驶座，说道：“你自己想办法回去。”说完，他开车离去。

刘天时离开之后，朱学峰的轿车静静地停在了牙科诊所对面的路旁。

这是一幢坐落在肮脏地段的三层灰楼，看上去破旧斑驳。

此时，刘天时家的房间里充斥着一对男女的喘息和呻吟。窗户被皱皱巴巴的窗帘遮挡着，有些暗淡。本来就很零乱的房间里，四处散落着他们匆忙脱下的衣物。床上，刘天时的妻子和一个秃顶的男人赤裸地纠缠在一起。这时候，外面有渐渐清晰、最后消失在楼下的摩托车声。

秃顶男人被这个声音所困扰，身体停止了扭动，紧张地问：“他回来了？”

刘天时的妻子把想要起身查看的男人一把拉回来，不管不顾地压在了身下。

楼下，刘天时放好摩托车，抬头朝自己家的窗户看了一眼。大白天放下的窗帘，让他心里一怔，脸色阴沉地快步跑进楼里。

那对男女显然还是被某种不祥预感所困扰，有些草草收场地正从床上下来，拣起四处散落的衣物。楼道上，刘天时发疯似地跑上来，顺手从乱七八糟、堆满杂物的过道上抽出一把锈迹斑斑的砍刀，一脚踹开了家门。

猛然被踹开的房门，让房间里两个刚刚来得及穿上内裤的男女惊呆了。冲进屋里的刘天时面对眼前的情形，也同样有一刹那间的愕然。三个人这种惊愕地对视极其短暂。女人的一声尖叫把刘天时从惊愕中唤醒了，他挥舞着手里的砍刀扑向了秃顶男人。秃顶男人闪身躲开了。扑空的刘天时撞倒了女人。女人顺势抱住了他的腿。刘天时既不挣扎也没叫喊，只是毫不犹豫地朝着女人抱紧自己的手臂砍去。女人又一声尖叫，急忙缩回手臂。秃顶男人这时已经跑到门口了，刘天时追上去，挥刀砍在他的头上。随着女人一声恐怖的叫声，秃顶男人重重地倒在了地上。在女人一声声无法停止、歇斯底里的尖叫声中，刘天时提着滴血的砍刀站在了女人的面前。

女人突然停止了喊叫，几乎半裸地跪在地上，声音变得细若游丝：“天时，求求你，放过我。”刘天时面目狰狞。女人的眼睛里充满了最后的恐惧……

身上溅满血迹的刘天时把秃顶男人的尸体从门口拖进来，同时用脚关上了房门，男人的尸体被他放在屋子中间的地上。那个女人也躺在那儿，身下的一摊血正在蔓延开去。刘天时从床上扯下床单，将两具尸体胡乱遮掩起来。然后他脱掉满是血迹的衣裤，从柜子里找出衣服换上，匆匆从抽屉里拿了一些钱，起身出门。他一直显得很镇静，不过在他打开房门的时候却猛然愣住了。

房门外面，两个黑社会打手模样的人堵在那里，冷冷地看着他。他们脚下踩着秃顶男人留下的血迹。

这时候，又黑又胖的黑老大董正豪出现在刘天时面前，他摘下墨镜，看着刘天时满是感叹地摇头说：“你看看，你看看。”然后，董正豪走进房间，小心地避开地上的血迹，若无其事地在一把椅子上坐了下来。

刘天时看着他，终于用战抖的声音说：“老大，帮帮我！”

正午时分。北京一家医院住院部的过道上，几乎不见人影，异常安静。骆战出现在过道上，“咚咚”的脚步声让女医生张小凡闻声从医生值班室里探出头来。

张小凡：“骆战，你脚步轻点儿行不行。”

骆战随即放轻了脚步，站在她面前：“你在值班？”

张小凡点点头。

骆战：“我要把老许带走。”

张小凡断然道：“不行！他还没到出院的时候，伤口都还没拆线呢。”

骆战笑了：“你给开开后门吧。”

张小凡：“想都别想。”

骆战收起了笑容，认真地说：“魏局长让我来的。”

张小凡：“这儿是医院，不是你们单位。”

骆战：“我先去看看老许。”

张小凡笑笑，不做声，把窗户关上了。

病房里的许子风半靠在床上，戴着老花眼镜在几页写满文字的稿纸上涂写修改。他的身上几处部位缠着绷带，神情也有些烦躁，皱着眉头，听见房门被轻轻推开，他连眼皮都没抬。

骆战脚步轻了许多，走了进来。他问道：“中午也不睡会儿？”

许子风这才抬头：“你真想让我睡觉？”说着他把手里的笔和稿纸扔在了床上。

骆战笑了，走过来俯身看看床上的稿纸，纸张和笔迹都有些陈旧，上面有不多的几处刚做的修改。他问：“这就是你写的材料？只是在以前的文字上做些修改？”

许子风瞪了他一眼：“那你想怎么样？！”

骆战有些着急：“不是我想怎么样，是你这样做不合适！”

许子风烦躁地说：“狗屁！这已经不错了！就这么件事情，解放后这些年每一次审查干部、每一次清理队伍、每一次思想整顿我都在反复说这同一件事情。”

骆战：“组织上也不是说你隐瞒了什么，是因为那件事情本身还有许多至今搞不清楚的地方。”

许子风嘲讽道：“听你这口气像是在代表组织？”

骆战：“那倒不是。”

许子风：“导致蓝美琴父母牺牲的真正原因是没弄清楚，可这不是我的问题！你说说，还有谁比我希望弄清这件事的真相？”

骆战有些无奈：“你跟我说这些也没什么用。”

许子风提高了嗓门：“那你就别再来没完没了地催我。”

骆战耐心解释：“是魏局长希望你尽快写完它。他这样做是为你好，毕竟现在的形势有

些不一样了，一切都是政治挂帅、思想第一。你早点儿把这份材料交上去，也好集中精力投入工作。”

许子风：“你现在像是翅膀长硬了？飞得高了？敢用这种口气来跟我说话！你懂什么？这么多年过来了，组织上是了解我、信任我的，不然我也不可能待在总部！我告诉你，这件事我就是个字不写，照样不影响我的工作！”说着，他气哼哼地一挥手，把床上那些稿纸全都弄到了地上。

骆战看他真生气了，便默默地把地上的稿纸一张张拣起来，整理好放在许子风的床上，然后说：“魏局长让我接你回总部。”

许子风：“现在？”

骆战点点头。

许子风：“还是为这事儿？”

见骆战不置可否，许子风动作利索地下了床，开始换下住院病人的衣服，愤愤地说：“我还正要找他呢！”

许子风跟着骆战走出大楼。许子风有些缓慢地走着，两人一起走向停在院子里的一辆吉普车。骆战正准备帮许子风打开车门，张小凡从后面追了上来。

张小凡：“等一下。我还没同意，就想溜？”

骆战：“张医生，我已经和你们院长打了招呼。”

张小凡：“我是主管医生，我没签字，谁也不能出院。”

许子风也说：“我没事儿了。”

张小凡白了许子风一眼：“有没有事儿，是我说了算还是你说了算？”

许子风笑着解释：“小凡……”

张小凡打断了他：“我要对你负责！”

骆战：“我们真是有急事儿，魏局长等着呢。”

张小凡：“别拿你们局长来压我。”

骆战还想说什么，许子风拦住了骆战：“你先上车。”

骆战坐进了吉普车，关上了车门，看着许子风和张小凡在外面说着。

张小凡语气仍然很严厉：“要是伤口感染就麻烦了。”

许子风：“没问题，我回家会小心照顾自己的。”

张小凡：“婉云不在，你怎么照顾自己？”

许子风笑起来：“哪儿有那么严重？如果有问题，我再来找你就不行了？放心吧。”

张小凡那样子是默许了。

许子风连忙说：“我保证随时和你联系。”

张小凡：“你的伤口如果出了问题，朱学峰以后知道了肯定会责怪我的。”

许子风笑了笑：“朱学峰远在香港，管不了那么宽。再说了，他以后要是敢对你说三道四，我一定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张小凡这才笑了：“你说得好听。”

许子风笑道：“作为你们的证婚人，我这点儿权力还是有的嘛。”

张小凡：“好吧，明天我到你家里来替你换药。”

许子风：“你干脆把洋洋一起带来，我给她讲的故事还没完呢。”

张小凡让到了一边，看着许子风上车。

5

台北的一个军用机场的小型作战室里，十几个侦察机组的成员聚在这里，一边闲聊一边等待长官的到来。作战室的正前方，挂着军用地图。外面不时有飞机起降的轰鸣声。随着门外一声“立正”的口令，机组成员全体起立。两名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官员走了进来。他们身后，跟着身穿空军军服的李副官和林参谋。机组成员笔挺地坐在几排椅子上，看着站在地图前的两个美国人。李副官和林参谋站在一侧。

一个美国人布置完任务，最后说：“这次空中侦察的重点目标，都已经详细标注在你们的任务计划书里。我想再强调一次，除了这些重点，对其他常规目标这次可以忽略。大陆中国在原子弹之后，如果又拥有了核弹头导弹，那对自由世界将是个可怕的噩梦。祝你们好运！”

与此同时，几辆军用大吉普满载着全副武装的士兵，来到空军基地大门口的路障前。阳光下，士兵们的钢盔反射出太阳的光斑。门口的哨兵和值班军官跑到车前。车上一名穿便衣的人傲慢地出示自己的证件。

值班军官接过证件看了看：“长官请稍候。”说完，他转身走向值班室，拿起电话。

值班军官打完电话，回到了路障处的吉普车前，将证件还给车上的那个人，说：“对不起长官，这里是 102 机关的秘密基地，你的证件不能放行。”

那人收回证件轻轻一笑，对身边的司机说：“别理他。”

话音刚落，几辆吉普车便同时猛然启动，撞开路障冲进了基地。毫无防备的值班军官和哨兵惊慌失措。

作战室里，两个美国人已经离开了。侦察机组人员已经装备完毕。李副官和林参谋逐一地和每个人握手，神情多少有些肃穆。毕竟这种潜入大陆的飞行任务凶险异常。林参谋在和机长周胜利握手的时候，两个人心照不宣地对视了一下。全体机组成员在机长的带领下走出作战室，却愕然发现门外已经被荷枪实弹的士兵堵住了。

同样惊诧不已的李副官走到那个穿便衣的人面前，问道：“这是干什么？”

便衣男人根本不理他，对士兵们下令道：“把他们带走！”

于是士兵们一拥而上，控制了所有机组人员。

在机组人员的反抗中，李副官愤愤地冲到便衣男人面前，大声道：“你们欺人太甚了！”

便衣男人冷冷地看着他：“李副官，我也是奉命行事。”

这时候，所有机组人员都分别被两个士兵控制住了。

便衣男人：“我们获得可靠情报，这个机组经过长期密谋，要利用这次飞行驾机投奔

共党。”

一直站在一旁的林参谋不禁心中一怔。他将目光掩饰地投向机长。机长也看了他一眼，神情很镇定。

李副官不屑地冷笑：“无稽之谈。”

便衣男人：“会搞清楚的。我现在是奉最高安全委员会的命令，逮捕全体机组人员。”

李副官的态度有些犹豫了。

6

北京。总部反间谍局魏局长的办公室里，许子风隔着办公桌，坐在魏局长对面。

魏局长说：“现在就把你从医院拖出来，实在有些于心不忍啊！”

许子风：“这点儿伤没问题。最可惜的是我晚了一步，不然我们就能把侦察机上那些胶片搞到手了。”他的语气里满是惋惜。

魏局长笑了笑：“那边公安厅的同志们积极性还是值得肯定的，只是缺乏经验。毕竟处理这种东西他们不够专业。”

许子风不说话了。魏局长进入了正题：“现在有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你是最合适的人选。这是局领导集体讨论的结果。”

许子风一听，顿时露出兴奋的神情：“好啊！说明我这个老头儿还有用。”

魏局长：“谁说你没用了？”

许子风看着魏局长。魏局长：“两年前我国成功进行核试验之后，相关部门加快了将其‘武器化’的进程，也就是能运载核弹头的导弹的研制。”

许子风兴奋起来：“我们快有核导弹了？”

魏局长告诉许子风，目前这项工作已经到了最后的关键阶段。从多种渠道获得的情报表明，在幕后老板的授意和支持下，台湾情报机关把那些与核导弹有关的研制单位作为了最优先的目标。中央要求总部，从现在起的半年时间内，务必严防外部势力的侦察和渗透破坏。

许子风：“半年时间？”

魏局长：“只有半年时间。为什么定这个时间，原因我想你也猜得到？”

许子风笑了笑：“当然。只要蓝美琴那边能继续通过那条渠道搞到 102 的飞行计划，我们就完全有能力多打下几架侦察机来。”

魏局长：“不只是天上，地下也一样，都必须严密防范。这些年，101 和 102 这两个特务机关，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一直对我们骚扰不断，这次更不会让我们轻松的。搜集和窃取情报是必然的，可总部最担心的，是直接针对核导弹研制单位的破坏行动。102 的侦察机不顾死活地把我们的核试验场、还有地处西南腹地的核导弹研制单位列为重点目标，这就说明，他们已经有些疯狂了。”

许子风：“明白了。我会立即着手制订方案。”

魏局长点点头：“要快。”

许子风看着他：“局长，那档子历史旧案的材料，我还写吗？”

魏局长严肃地看着他：“什么意思？你想跟我讨价还价？”

许子风笑了一下：“就那么一件事儿，翻来覆去我都写了几十遍了。”

魏局长：“别那么夸张。你要是真写过几十遍了，再写一遍又有什么不得了？我看你还是有些抵触情绪。我告诉你老许，这事儿不好商量！”

许子风多少有些无奈地沉默了。魏局长的办公桌上有一张《人民日报》，上面是一篇社论的醒目标题《政治统帅业务——二论突出政治》。他把报纸拿开，将下面一个标明“绝密”的卷宗推到许子风面前。

7

.....

这天上午，102 机关副主任、空军中将罗克己的台北办公室里满是淡淡的烟雾。罗克己倚靠在办公桌后面的椅子上，望着屋顶，拿着烟斗深深地吸烟。

李副官夹着黑色文件包正在向他汇报：“基本情况已经查明，101 那边确实掌握了侦察机组间谍叛逃的准确情报。他们的人已经暗中对机长周胜利进行了长时间的监视。”

罗克己：“这帮混蛋！”

李副官：“我们昨天夜里也立即对周胜利的情况进行了调查，结论基本相同。”

罗克己斥责道：“结论相同？你们早干什么去了？101 长期暗中监视我们的人，你们竟然毫无察觉？周胜利暗中谋反你们也毫无察觉！”

李副官不敢言语。

罗克己：“还有什么？”

李副官：“据说周胜利已经向 101 的人招供，承认此次叛逃是精心策划、蓄谋已久，事先还通过香港的渠道与大陆方面有过接触。但是更多的详情还不知道，101 那边口风很紧。”说着，李副官取出一份文件放在罗克己面前：“这件事情，黄主任请你处理。”

罗克己看过文件，不悦地说：“他是 102 的主任，让我处理？再说机组的人又不是我们抓的，要杀要剐，都是 101 那边的事情。”

李副官轻声劝解：“事已至此，我们没有太多选择余地了。黄主任说，最高安全委员会给他施加了很大的压力。”

罗克己缓和地问：“那他的意思呢？”

李副官说话很有分寸：“我理解，他请你处理这件事，是因为这些人都是你的老部下，他不好轻易决断。但是，现在既然周胜利已经供认不讳，人又全部被 101 以安委会的名义关押……”

罗克己：“周胜利没有交代背后还有什么人暗中指使？”

李副官：“没有。据说他坚称此事是由他一个人策划的，与任何人没有关系。”

罗克己叹道：“还是条汉子。”说完，他拿起一支红色铅笔，在文件的上方重重地写下

了一个“杀”字然后把签字后的文件扔向李副官，愤愤地说道：“101想杀人，却还要借我的刀！”

8

深夜，一个高墙上挂满铁丝网的监狱内，一盏强烈的探照灯照亮着监狱内一个背靠高墙的后院。机长周胜利在内的十几个侦察机组人员五花大绑地站立在墙下，人人都已经衣衫褴褛，脸上挂着道道血痕。

一名军官拿着花名册，从那些人面前逐一走过。他在每个人面前站下来，听他们报出自己的姓名、军阶以及职务，同时进行核对。

每个人的脸上都充满了大限将至的恐惧。

——王国富，空军第46中队中尉领航员。

——曾文江，空军第46中队少尉无线电通信官。

——李唐山，空军第46中队上尉飞行员。

……

军官走到了机长面前。机长是最后一个：“周胜利，空军第46中队少校飞行员。”

军官正要走开，机长说：“请等等。”

军官回头看着他。机长看一眼身边的机组成员，说：“这件事情和他们无关，他们也毫不知情，是我连累了他们。一切责任和罪名都是我一个人的。你可以枪毙我，但一定放过他们，不然到了阴曹地府我也不敢面对这些弟兄们！”

军官面无表情地听着，还没等他说完就转身朝着正对面一间门窗紧闭的小屋走去。机组人员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僵硬地站在那里，看着军官推开屋门。就在他踏进屋子的一瞬间，小屋的两扇窗户打开，露出了两挺机关枪。随即枪声响起。在机关枪的扫射中，机组人员纷纷倒在高墙下。

枪声停了。机长依然站立着，扭曲的脸上，一双眼睛充满了难以名状的恐惧。他看了一眼倒在身边的十几具尸体，突然发出一声接一声野兽般地哀号。在他的号叫声中，军官再次走出来，掏出手枪逐一查验地上的尸体，在一个尚未断气的人胸口补上一枪。随着这声枪响，机长突然停止了喊叫，慢慢地蜷缩起身体，坐在了地上。

军官来到机长面前，用枪口抬起他的下巴，问道：“说吧，到底还有谁？”

机长完全崩溃了，将一双空洞的眼睛望着他：“基地的林参谋。”

军官厉声问道：“他的名字？”

机长：“林宝龙。”

军官随即将枪口抵在他的眉心，眼睛都不眨地扣动了扳机。

第二章

1

.....

香港。101 特务机关在香港的情报站，设在一个独立的五层办公楼里，很好地混迹于那些高高矮矮的楼宇之间。台湾 101 特务机关驻香港情报站站长罗建成出现在楼上的过道里，朝自己的办公室走去。他的副手在一个房间里看见他，连忙拿着一个文件夹追上来。罗建成用询问的目光看看他。

副手：“台湾那边出事了。”

罗建成并没有停下脚步，说：“办公室里说。”副手跟着他走向办公室。

办公室里，罗建成翻看那人给他的文件，有些惊讶地问：“全部枪决了？”

副手汇报：“主谋是机长周胜利。整个叛逃事件是由 102 所属空军基地的作战参谋林宝龙暗中指使策划。这个人也已经被捕，他的供词在下一页。”

罗建成匆匆翻到下一页，一边看一边听那人继续介绍。

副手：“林宝龙交代，他曾经多次向大陆在这里的反谍报人员传递情报，泄露了很多 102 对大陆空中侦察的详尽计划。这个姓林的不久前还借机专门来到香港，通过董正豪手下一个叫刘天时的人……”

罗建成打断他：“董正豪？那个旺角的黑老大？”

副手：“对。林宝龙通过刘天时，在这里跟大陆的人有过接触，估计是具体落实机组叛逃的细节。”

罗建成匆匆看完了文件，问道：“老板的意思是，要我们通过林宝龙和刘天时这条线索，找出大陆在这里的反谍报人员？”

副手：“据说，这也是安委会的意思。”

罗建成让副手离去后，将那份文件锁进了办公桌的抽屉里。他的办公桌收拾得很整洁，上面放着一个镜框，里面是他和父母的合影，而他的父亲就是 102 机关的副主任罗克己。

罗建成坐在桌前看看那张合影，然后拿起了电话：“爸爸，是我。”

102 机关办公室内，罗克己接起了电话：“我听出来了。”

罗建成低声说着：“你们那边的情况我知道了。怎么会出这样的事情？我担心这对你、对你们 102 都会非常不利。”

罗克己的声音很平静：“驾机叛逃又不是第一次了，没什么好担心的。”

罗建成声音压得更低了：“要是你们自己把人抓了当然不用担心什么，可怎么会偏偏让我们 101 把案子破了？”

罗克己的声音里甚至带着轻松的笑意：“你想说什么？”

罗建成着急道：“你为什么假装听不懂我的话？这条线路是安全的。爸爸，自从你们跟美国中情局合作开展空中侦察项目以后，102 的地位迅速提升，这让我的老板非常不满，他一直在利用与安委会的关系，试图把空中侦察项目揽到 101 的手里来。出了这样的事情，正好会成为他实现这个目标的突破口。”

罗克己仍然保持着轻松的语气：“我知道你的担心。不过事情没有那么严重。安委会正为大陆的核导弹威胁即将成为现实坐卧不安，眼下可以说是大敌当前，危险迫在眉睫。何况还有来自老头子和美国人的双重压力。”

罗建成：“但愿如此。不过，我已经接到老板的命令，要我沿着林宝龙的线索，挖出共产党在香港的反谍报组织。这显然是想顺势而上，踩在你们头上把事情做大。这不是个好信号。”

罗克己竟然轻轻地笑了，对电话另一头的罗建成说：“你多虑了。”不过在他放下了电话以后，脸色已经变得不安和严峻起来，然后愤愤地将一直拿在手上的红色铅笔折断了。

2

朱学峰住处内，他和刘天时从楼梯走下来。透过楼梯拐角处的窗口，阳光照射进来，给楼梯投下光影。

朱学峰没有看刘天时：“这几天怎么没见你老婆给你打电话？”

刘天时神情不太自然：“谁知道啊。”

朱学峰笑笑：“你老婆可是天天都要打电话查你的。”

刘天时：“哪儿有那种事情。”

朱学峰这才看了他一眼：“闹别扭了？”

刘天时尴尬地笑笑：“我们之间已经没什么可闹的了。”

朱学峰再次盯了刘天时一眼，不吭声了。

刘天时察言观色地问：“难道朱老板听到什么闲话了？”

朱学峰却转移了话题：“你们董老板这一阵老是躲着我，怎么今天突然想起来要约我去打球？”

刘天时：“我也不知道，老大反正让我来接你。”

朱学峰：“我还正想找他呢。”

刘天时讨好地笑笑。此时，朱学峰房间里的电话铃声刺耳地响了起来。

朱学峰的住处是一栋两层灰楼。楼外，朱学峰和刘天时已经进了轿车。刘天时发动汽车，开走了。朱学峰下意识地看了看自己的身后。当然，他无法听见电话铃声。

电话是蓝美琴打来的。因为无人接听，她焦急地放下了电话，思忖一下，离开了一个街边的电话亭。

3

刘天时驾车来到一个不算拥挤的路口，正准备通过。蓝美琴突然从人流中出现，从轿车前面横穿过去，刘天时猛地刹车，车胎摩擦地面发出刺耳的声音。在喇叭声中，蓝美琴看了看一眼车内就匆匆走过去了。朱学峰当然是认识蓝美琴的，但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吓出一身冷汗的刘天时摇下了车窗，冲着蓝美琴的背影大骂：“三八婆，你不要命了？！”

蓝美琴根本没有理会刘天时的叫骂，快步走进了街边的人群中。

轿车行驶到另一条街道，朱学峰突然说话了：“停下！”

刘天时连忙刹车。

朱学峰：“我在这儿下车。”

刘天时：“老大说好在球场等你呢。”

朱学峰已经推开了车门：“我刚想起有件急事，必须现在去办。你让董老板下次再跟我约。给我打电话也行。”

刘天时焦急地说：“朱老板……”

朱学峰：“或者到时候我给你们老大打电话。”说着，朱学峰已经下了车，“砰”的一声把车门关上了。

刘天时看着后视镜里朱学峰远去的影子，无奈地狠狠拍了拍方向盘。在他的视线里，朱学峰顺着街边匆匆地走远。

此时，一辆轿车停在公路边的山坡旁。罗建成带着他的副手和另一个人站在轿车外。罗建成看了看手表，示意了两个人一下。三人立即钻进了轿车。副手发动了轿车。然后，他们一起等待着。显然，已经过了约定的时间，朱学峰不会出现了。罗建成再次看了看手表，有些恼火地看看前面的公路。

罗建成：“撤吧！”

副手：“要不再等一会？”

罗建成不耐烦地挥挥手，副手只好启动了轿车。

4

僻静的公园树荫下，蓝美琴坐在一条长椅上。她正在看报纸，报纸遮住了她的脸。朱